长生书

——读《力量》有感

礼河实验学校 李慧东

办公室的门经常是虚掩着的，但是往往有学生开不开，更有甚者三番四次地教也开不了。扭动手柄，用力，推——应声便开。关键在尝试，要点在用力，你撞开的不仅仅是一扇门，更会是一片新天地。我在嘲笑他们笨的时候，回首平生走过的路倍感自己平庸，甚或无能，快赶上二师兄了，哈哈······

犹记得我在刚上高中一年级时就被一位刚从师范毕业的实习老师调侃“老气横秋”，神情颜色、走路姿势皆不像一位少年。我想大概是和吃药长大有关系。我是家里的老幺，又是唯一的男孩，从小被父母娇惯着长大，美食良服都是我第一个先来，殊不知惯着惯着就娇气了，宠着宠着就娇病了，以至于把药当成了饭吃。体弱之外，爱用思想，我想该是排在第二位的因由，贫穷带来的自卑胎记一般在我身上打上了烙印，印到了骨子里血脉里。打小耳濡目染歧视和不平，总想着有朝一日定要出人头地，定要逃离那令人压抑的气息。毕业后即便是独自一人漂泊在外，也没想过回到旧时的梦魇，梦魇里有“妖怪”，哈哈······

 如果少年时期自己显得有点老属于少年老成，那么现在大概真有点老了。近来，牙齿崩坏，更是被查出腰椎间盘突出，想我二十七八岁年纪就患上此疾，真觉晴天霹雳、不可思议，唉······

韩愈在他的《祭十二郎文》 中曾言“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逝。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韩愈年未四十已做过监察御史，位居国子监四门博士。而我呢，眼看奔三却一无所成，念此更觉悲从中来。

看了梁老的短文《求学与不老》后，我才豁然明白原来所谓的老并不在于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我们知道，每一生物，几乎是一副能自动转的机器。但按人类生命之本质言，他是能超过于此一步的“机械性”；因人有自觉，有反省，能了解自己，——其他生物则不能。血气之勇的所以不可靠，正因其是机械的；这里的所谓机械，即指血气而言。说人能超机械，即谓其能超血气。”梁老书中说的超越机械，意味悠长，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智慧的增长。不用再像动物一样靠原始的本能去解决问题，人类超越机械和动物的优势就在于此处。

当然我自己的增长主要是以前比较在意的问题现在不再纠结了，当我的关注焦点移开，偶然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是不需要我刻意去解决有些问题已经搞定了。自我感觉提升似乎就是“一瞬间”的事情，细看起来这“一瞬间”包含了好几年，其实就是保持一颗不懈堕的心而已。我回想起我的“老腰”，年初替父亲做了一些活计后我惊恐地发现一直不起腰，连路也走不顺溜。中间又是拍片又是吃药，一顿折腾。也是想了好久，终于在8月份开始系统的锻炼，过了近半年，我觉得我才真正在身体上处于年轻态，这时候的感觉真正好。

坚持锻炼身体，可以强健体魄，可是生理上的健康年轻态，就是不老的法宝吗？

“人的神明意志不随血气之衰而衰，原有可能的：——那就在增进自觉，增进对自己的了解上求之。中国古人的学问，正是一种求能了解自己且对自己有办法的学问，程明道先生常说“不学便老而衰”。他这里之所谓学，很明白的是让人生命力高强活泼，让人在生活上能随时去真正了解自己；如此，人自己就有意志，亦就有办法。如果想免掉“初意不错，越作越错，青年时还不错，越老越衰越错，”就得留意于此，就得求学。”这段话读来更觉醍醐灌顶，让我明白生理上的老并不是真正的老，真正的老是不自觉、不自知，还不知道通过读书让自己神明心亮。忆往昔峥嵘岁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大学时期的我是极喜欢读书的，常常一个人钻图书馆或者找一间空教室自习，零用钱大部分就用来购买图书，沐浴在书的光辉里，细细的品味，细细的喜悦······工作这些年来，书像跟自己捉迷藏似的，从来只是喜初见，悲相厌。在慨叹天地之间竟容不下一张书桌时，殊不知真正出问题的是自己的内心。古人云“静以修身”“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杂事琐事缠身，心尚且静不下来，何谈能有什么所得呢？更妄谈心音能一日比一日听得真切吗？

所以真正的老还不是“贫血气短”，而是志衰意哀，自己真正遗憾的是所谓青春正当时少了许多锐气，多了许多不作为。自我能够正确定位，找到存在感，实现人生价值的人，一定不会仰天长叹“龙泉壁上吟”，一定不会扼腕悲歌“镜中衰鬓已先斑”。曹孟德是年轻的，即便是老迈之际他仍能呼喊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陆放翁是年轻的，他在行将就木之期仍能呐喊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志不真则心不热，志不坚则气益衰。衰者，老也。

梁老先生还说“一个人一生都有他的英雄时代，此即吾人的青年期。因青年比较有勇气，喜奔赴理想，天真未失，冲动颇强，煞是可爱也。然此不过以血气方盛，故暂得如此。及其血气渐衰，世故日深，惯于作伪，习于奸巧，则无复足取而大可哀已！往往青年时不大见锐气的，到后来亦不大变；愈是青年见英锐豪侠气的，到老来愈变化得利害，前后可判若两人。”我现在的年纪，放在同侪中说勉强算是青年一代，依照流行的说法，大半的青春也已经流逝了，大概还剩下青春的尾巴吧！

想想不禁心惊肉跳，青春的尾巴，英雄的末路啊！此时不锐意进取，难道要坐等“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难道要“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将复何及？

干！！！